澳華新文苑
第1140期

儒林詩品高手，天下風行好書

——評史雙元著作《趣說人間好詩詞》

勁 帆

承蒙史雙元教授厚愛，贈我以他的新作《趣說人間好詩詞》，讀罷感概良多。

史先生曾經是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國際交流學院常務副院長，上世紀九十年代應聘前來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教育部擔任中文教育督導，後擔任中國教育合作中心主任，從事行政領導工作多年。出於工作認真的慣有態勢，他不得已放下自己的學術研究，如今退出職場，重返學術之林，終於得以又開書筴，再寫新書。此書便是他的再度出山之作，可喜可賀！

這是一本中國古典詩詞研究類著作，以鑒賞的文字形式，寄托學術研究的新發現，研究是初心，鑒賞是外殼，為著“成全”更多的讀者。

本書由多篇各自獨立的文章組成，涉及多篇有代表性的古典名作，還有對詩壇共性現像的研究。捧讀之餘，擊節讚嘆，大呼過癮，果然是“趣”＋“說”，相信讀者與我有同感，開卷有益，趣味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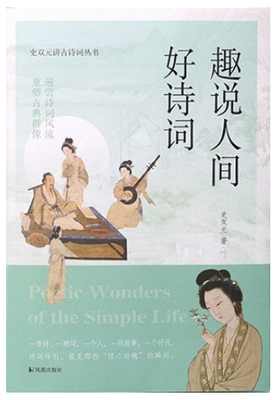
我也讀過一些詩詞鑒賞類文章，它們大抵有一個套路：作者生平、背景介紹、字詞解讀、典故註釋、藝術手法的分析以及作品社會影響，這種寫法對於理解作品固然是有幫助，但是讀多了，不免趣味寡然。。

讀史教授的著作，你會感覺到，是在與一個知識豐富的好朋友一邊散步一邊天南地北地閑侃，不拘泥於什麼主題，也不遵循什麼談話方式，物移景換，看到什麼他就聊什麼，知識量大到驚人，不論是經典掌故、生僻詩句或學術公案，他都能信口拈來，旁徵博引，網撒得很開，又能收回來，而且，往往一語中的，令人產生“仿佛若有光”，“覆行數步，豁然開朗”的感覺。

史教授這本書從先秦的作品談到晚清的作品，他對於這有三千多年跨度的詩界史料有相當的瞭解，不光如此，他對於西方學術思想和觀點也有獨特的感應，並時常引用以印證他的觀點。譬如，在談到屈原《山鬼》一詩時，他引用西方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Tylor）和弗雷澤（James Frazer）關於宗教與巫術之區別的理論，來論述這篇作品本是祭祀活動的歌舞文字腳本。說到妖精形像，他從先秦的楚辭說到魏晉南北朝以及唐宋時期的誌怪小說，再到明代《西遊記》和清代《聊齋誌異》，甚至談到斯皮爾伯格電影的機器人，分析了妖精角色的演變軌跡以及與人類關係的愛恨情仇。在對《春江花月夜》這首著名唐詩的評析中，史教授從其題目出自宮體詩入手，談它對宮體詩的突破和發展，聞一多先生曾經給予這首詩超高評價，史教授在肯定的聞一多先生見解的同時，也給出了自己的新發現：“我們並不否認《春江花月夜》開時代風氣之先的創造性貢獻，也不否認聞一多價值發現的意義，並認可‘元宇宙之問’給這首詩增加的‘夐絕的宇宙意識’，但我們認為，這首詩更大的價值，以極其開闊的畫面、纏綿回環的文思，借描寫春江花月夜之景色以及遊子思婦的迷思，以一種詩意的方式傳達了令後人向往的大唐氣像——一個時代特有的開闊、寧靜和富足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迷人的惆悵。”“迷人的惆悵”這個描述本身說得是多麼迷人而精準啊！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一語中的”。接下來作者對這種惆悵產生的歷史原因及其歷史價值做了說明，那就是多年戰亂之後好不容易得來的太平時代才有的富足寧靜的伴生情思，他進一步指出：“後來的賞析者也大多以此為高潮點，詳解前面十六句，而對後面的二十句則匆匆帶過，……接下來的長篇抒情才是詩歌的重點所在。……是盛唐格調。”這就是史教授的獨到超拔之處，在高人的肩膀上看得更深更遠更透。

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談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對白居易和蘇洵父子三人的住房問題做了一番梳理，講述這些曾經的寒士如何面臨住房難的問題，對他們每一次搬遷房屋的地點和租金或買價都詳細列明；作者評柳宗元《江雪》，還引證氣像學資料說明中晚唐有一段氣候變冷的時期。可見作者做學問之深入，若有需要時便信手拈來。

史教授的文章在行文結構上變化多端，完全根據每一篇作品的獨特性來選取不同的切入點：評《詩經· 鄭風· 將仲子》，從此詩的“夾生”處入手，說透了此詩女主人公表達的欲拒還迎的幽秘戀愛心理，是一種顯微鏡式的深入幽微的探究；評《山鬼》，由日本動漫中可愛的妖精說起，歷數中國文學中妖精形像的變遷，類似於以長鏡頭俯視歷史；評漢樂府《上山採蘼蕪》則如同對一個戲劇小品的拆解把玩；評曹植《七步詩》推出了證偽考證；評孟浩然《過故人莊》，把原作以現代話翻譯再加上作者自己的引申，幫助讀者通過現代“仿佛”場景來理解古典詩意，很有意思，如：“最近，有一家新開的飯店讓我（孟浩然）題詞，我就寫了‘襄陽是一個吃貨來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店主非常滿意，準備順便開一間客棧。”文章把每一句詩的場景創造性“覆原”一遍，賞析也就全在其中了。評孟浩然《春曉》，先從孟浩然尬遇皇帝的掌故說起，再評析此詩作，然後梳理歷代文人對落花欣賞之情、由惜花到自憐、再到捨身護花的情感演進；評詩仙李白，從一個假設入手：“假如李白有手機，能上網，大唐詩壇會有什麼變化？”，於是有了一篇近似於科幻穿越式的好玩文章；評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則是一篇與文人相關的唐代房地產考察報告；評朱慶餘《閨意獻張水部》，從古代的走後門現像切入；評蘇東坡的兩首詩，以閑適為切入口，將閑適分為富貴閑適和貧窮閑適，並且將閑適巧妙定義為心靈“躺平”；評賀鑄《青玉案》，從賀鑄的容貌焦慮談起，說這首詩的要旨就是說“我很醜，但是我很溫柔”。



■史雙元著作《趣說人間好詩詞》。

這部著作中有趣的文字比比皆是，不勝枚舉，“有趣”是這本著作的顯著特色，立足於“趣”，“說”得有聲有色，引人入勝。其手法之一是善於將各種野史掌故和生活故事穿插到文章中，而不僅僅是純學術評析，手法之二是把古人的處境類比於現代情境，用了許多現代語匯，兩種手法交融於一體，恍若隔世，又恍若在世。譬如有一篇文字名為《旗亭賭場：開元年間流行風》，文章引用了《集異記》中關於王昌齡、高適、王之渙在一個旗亭中根據歌女吟唱自己詩歌的數量來比賽誰是流行歌王的故事，很生動地說明了當時流行歌曲大眾化的狀態，“那位梳了京城最流行‘雙鬟’式髮型的歌女一開口就是王之渙寫的最新、最潮歌曲‘我的大西北兵哥哥’……從此，歌手王之渙就成了大唐音樂下載之王，還獲得了‘時代最歡迎男歌手’獎。”讀來令人莞爾。談魏晉詩人，引用了《世說新語》中關於潘安、衛玠、何晏、劉伶、阮籍、嵇康、向秀等人的趣聞軼事，說明了魏晉風度的灑脫不羈，“還有一股披頭士‘泥石流’，吸引了更多的追隨者。他們就是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陽剛派，這些人長嘯的長嘯，彈琴的彈琴，喝酒的喝酒，打鐵的打鐵……妥妥的‘鋼鐵直男’。”再如：“我可愛的二哥哥啊！求你不要騷擾我，我家雖然沒有藏獒，但是有練過散打的哥哥（評《詩經· 鄭風· 將仲子》）。”“沛縣土燒也喝了，卡拉Ok也唱了（當時叫‘擊築高歌’），我還想說幾句……”（評劉邦《大風歌》）。“李白會在微博上張貼自己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和見解，他的言論超出庸常，總是出口驚人，特別吸人眼球，他很快就能成為百萬級粉絲的大V，特有成就感。（評李白）”讀這部著作，時時會讓你發出會心的微笑。

史教授在相熟的朋友中被視為最會說話的人，出口成章，幽默感十足，這需要知識儲備和生活積累，需要才情和高情商，這些都集中在了史教授身上，也都充分顯現在他的這部著作中，我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趣說人間好詩詞》，展卷必是收獲良多。

醉了，乘上逐日的風船

梁曉純

有誰在南瀛的元月天，宛如一個少年，托著腮
追溯往事。飄逸的銀絲，撥弄著時光的指針
年輪的波圈，濺起歲月的回音悠揚
敦厚飛焰的舊日子，在記憶深處縈繞

藍花楹的季節剛過，已恍若前世
南風拂面，波岸花香襲人。那樣的時節裡
影影綽綽的，裝滿了曾經的種種

曾幾何時，生命被封鎖，多少人憑欄無花賞

我以追溯久遠年代往事般的努力，搜尋剛剛逝去的日子
三年的光陰，是一場放逐，心
飛去了遙遠的地方，那裡白日朦朧，青沙如銀
疲憊過後，思想如倦鳥般脫落了羽毛，不再翱翔

然而歲月留下的記憶，如一盞盞暗夜中搖曳的風燈
悠悠飄向遠方。醒來吧，乘上風船，去追逐天邊的落日
在這新年的畫卷展開之際，讓我們不服老地
舉起杯，再研墨，與未來對飲，一同暢想、暢想

我在等一場雪崩

曹 天

人間天上寃情都已太重
將要壓塌玻璃一樣的天空
空中那幾朵長年上訪的雲還在哭訴
山川河流都背過身去不忍卒聽
我在中國的腹地一個鄉村日夜勞作
勉強維持自己苟延殘喘的人生

夜晚透過樹梢聽到相互取暖的星星竊竊私語
它們說馬上要發生一場天翻地覆的雪崩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恐懼只有竊喜
像一個老鰥夫終於等來期盼已久的愛情

一條乾涸的河床需要暴雨
一團漆黑的烏雲需要雷霆
一群捆綁的奴隸需要揭竿
一座腐朽的宮殿需要刀兵

黑雲壓城城會破嗎
四面楚歌心會寒嗎
狼煙四起地會失嗎
十面埋伏民會反嗎

燕山雪花大如席
雪落黃河靜無聲
屈原在嘆息李白要酒瘋
杜甫茅屋破歌螻蟻仍做春秋大夢
天地一籠統白狗身上白黑狗身上腫
河南蘭考縣王玉堂村一個潦倒的詩人
躲到被窩裡在等一場雪崩

他堅信明晨一覺醒來
所有的謊言都被雪藏
所有的道路都被冰封
積雪把一切罪惡掩埋
雪人吃著冰糖葫蘆唱著兒歌
太陽睜開眼睛
乾坤黑白分明
人間仍有愛情

怕，還是不怕？

胡 平

中國人就兩種
有的不怕 有的怕

不怕的人不是不怕
不怕的人是不怕怕

怕的人又分兩種
有的說怕 有的不說怕

說怕已經是不怕
怕就是怕說怕

怕的人不說怕
他們只說“今天天氣哈哈哈”

怕並不可怕
怕的是怕又不說怕

如果大家都不怕
那自然沒什麼可怕

如果大家都說怕
那也就不再可怕

怕，還是不怕
悠悠萬事 唯此為大

請問 你怕不怕

美德贏台灣

王 文

1月13日，作為2024世界大選年最矚目的首場大選，台灣取得民主陣營的首場勝利。“美德贏台灣”——賴清德、蕭美琴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

民進黨這場勝利告訴世界，台灣選擇站在民主這邊，與國際民主盟友並肩同行。大選第二天，已有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新加坡、捷克、澳大利亞等超過五十個國家的行政部門或國會向中華民國順利完成總統、副總統選舉表示祝賀，並且高度贊揚台灣的民主成就。

的確，蔡英文總統執政這八年的民主成就有目共睹。蔡英文在2021年雙十談話裡揭櫫的“四個堅持”，獲得了大多數台灣民眾的認同與支持。這“四個堅持”分別是：“永遠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並吞”、“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這八年來，台灣與過去相比真的不一樣了。她不再被遺忘。2,350萬台灣人參與世界改變，更參與改變世界。如今，世界變得不一樣，民主自由不只是價值信仰，而且是地緣政治要捍衛的堡壘，更是國際供應鏈必須搭載的核心。的確，這八年世界的關鍵字，一定有台灣。蔡英文總統和她的執政團隊八年來盡心盡力，為台灣的改革與建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民進黨這場勝利，開創了台灣民主化以來一個政黨連續第三次贏得執政權的歷史性紀錄，就是一個明證。

1月13日，剛好是蔣經國逝世三十六周年忌日。

台灣放開黨禁報禁，進行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不擔心放開之後會天下大亂，也不擔心國民黨會丟掉政權……當時國民黨內許多人向蔣經國提出質疑。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蔣經國承認自己是一個非民選的專制統治者，但希望是最後一個。他具有寬大的心胸氣魄，生前推動了歷史的進程，死後其歷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歷史偉人。他主動放棄權力還政於民，才有了台灣的政黨輪替，才有了台灣人自由選擇政黨選擇總統的權力。

事關國家主權問題，蔣經國生前曾有一個對中共“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他說：“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談判），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那麼愚蠢。”的確，如果對方沒有友善和真誠，接觸談判不但無效而且危險。可惜，今天很多國民黨人忘記了蔣經國從長期慘痛經歷中所得出的對中共必須時刻警惕的真知灼見。就在這次台灣大選前，前總統馬英九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中，居然說出就兩岸關係而言“必須相信習近平”。馬英九發表這個主張，非常惡劣，立時引起軒然大波。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和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也趕緊和馬英九切割。侯友宜說，馬英九這番想法，跟他有些不同；他對大陸的意圖，從來沒有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至於台灣民眾，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都認為中共不值得信任。習近平惟我獨尊，大搞個人崇拜，容不下異己，使到整個社會政治風貌重新回到毛時代的那種肅殺狀態。他是怎麼對香港，是怎麼對大陸人民的，台灣民眾看到太多的例子，觸目驚心。事實上，今天在中國大陸，許多人，包括一些黨政軍官員，包括一些紅二代，心裡都不相信這個習總。而習總本人，也不知道誰可以信賴。連他親手提拔的人，包括國防部長和國務委員李尚福、外交部長和國務委員秦剛，以及火箭軍的最高指揮官，也被罷免，被失蹤，被抓捕，被死亡，都被清洗了。

■美德贏台灣

這次台灣大選，民眾相信“自己的總統自己選”，用行動盡量抵御中共勢力的介入。早在大選進入關鍵階段之際，2023年12月初，中共政協主席、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一場分配對台介選任務的工作會議，與會單位包括國台辦、統戰部、中宣部、商務部、國防部、國安部等。王滬寧在會上指示各單位化整為零介入台灣選舉，包括使用前所未見的AI人工智能新手段對台灣進行認知戰，在選前將台灣這次大選定位為“戰爭與和平”的選擇，恐嚇選民不要支持民進黨。而台灣選民選擇讓民進黨繼續執政，以巨大的決心拒絕了中共的警告，拒絕了相信習近平。

最大的輸家是習近平。台灣成功舉行選舉本身就讓中共詭詐主張自身合法性的謊言不攻自破。坦率地說，現在要想台灣主流民意認同中共，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中國現在處於習總極權統治的嚴酷體制下，連自己的民眾都在千方百計“潤”出來，逃離中國，去強行統一台灣就缺乏道義支撐。唯一的可能路徑，就是中國大陸必須變革，改變中共的專制體制，實行自由民主，兩岸和平統一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但這只能寄望於未來了。

習近平會對這次台灣大選結果做出震驚世界的激烈反應嗎？很難說。雖然他曾當著美國總統拜登的面表示他沒有近期武力攻台的計劃，但他的保證，隨時都可以任何藉口加以撕毀。賴清德團隊預判從當選起，中共將在軍事上經貿上對台施壓，同時也確立“不卑不亢維持現狀”的方針，靜觀北京出牌。如果習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台動武，便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台海戰爭將是人類一場巨大的災難。無論是出於人道主義，還是經濟及地緣政治的考量，西方世界都必須與全球華人一道，防患於未然！

（2024年1月14日）

勇敢的出海者：論“四十千”留學澳洲及上山下鄉

西澳平民

（接上期）十）他們居留後，這批被主流社會認為“英語差、無資本”（poor English, no Capital），玩命(desperateness)要居留的人，率先進入各生意領域，從打工到老板，或繼續學業有成，華麗轉身，迅速帶動澳中經貿文化教育進入一個全新的大發展期，尤其房地產、留學教育（包括中文教育）和代理移民方面成就顯著。他們的後代，因言傳身教，幾乎個個都是大學生，許多都是高考狀元，澳洲名牌大學優秀畢業生。進入澳洲各行各業，早成為主流社會生力軍和中堅力量。

十一）他們大多數自始自終都是遵紀守法的群體，為感激霍克的工黨政府，他們有工黨情結，常把選票投給工黨。

綜上所述，“四十千”是改革開發後最早出國、最有學歷文憑、最自律守法和最多經歷背景相同和最眾多人數的中國人移民群體。其“爭取居留身份”這個集合名詞且有特定時期或指向，壓倒一切與個人訴求存在的個體名詞。

這個正解有助理解其他許多問題，如指責他們人人靠欺騙來爭取難民申請居留。“騙子”是對他們的最大污名化，反而“叛國”無人問津。

若是整個群體欺騙，就不存在什麼欺騙，如同法不責眾。餘下就是對他們要居留願望言行，作出對錯好壞美醜的道德判斷。他們的害怕恐懼是否存在和為何要在民運大旗下爭取居留行動一致。這是理解他們的切入點。

問題是，他們獲得身份後，有些人立即顯示投機的本性，不僅忘記還變本加厲，成為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而擁抱獨裁體制的代表，這個“欺騙”個體名詞，不關“四十千”，更不代表“四十千”。這裡要談大部分人“四十千”，他們有身份後，便很快脫離曾十分依靠的民運組織，不再熱心政治，也就難免被戴上“騙子”的帽子，因為當初信誓旦旦，六四集會，群情激憤，而現在鳥獸散，落得一地雞毛，無人問津周年祭日。

然而，事出有因，情有可諒。他們本身就不是為民運而來，只不過蹤上機會，趕上對的時間而做對的事，尤其有組織者加力並為一些人早日獲得難民申請居留給出榜樣。他們為居留有些無所顧忌，闖蕩大地，何況有政府默認這些組織，不參與倒是說不過去。

他們參與民運雖博得理解同情支持，而移民局這方面從不承認“集體欺騙”，一切個案處理，即使有集體打官司，沒有成功案例。

“四十千”這個“你要拔我就斷”立志扎根澳洲的群體，是在政府考慮多方面並順從民意下作出的最後解決方案。

他們不是難民集體，每個人要求參加英語測試即便後來走過場。

他們也不是經濟難民，有人已非常富有。每個人都要求交一筆申請費，政府核算過，一切開支都由他們自付，決不給納稅人造成任何負擔。

他們應是人道主義類別移民，為何被允許整體居留，現在想來也覺得是個見仁見智問題。下面這些說法或許是成立的。

有人說是房地產公司的游說起關健作用。售房代理早看好這批要買房地的人。他們曾經一無所有，也特別渴望擁有，一旦居留，必推動澳洲房地產市場大發展。

事實證明如此，不僅房產，還有留學教育、商業貿易、文化交流，帶來更多中國移民人，買賣房市場火爆一時，且有可持續發展。

有人說終究是中國方面壓力首肯，區區小國敢說不，如疫情期間無情打壓又怎麼樣，到頭來還是收放自由我大國做主。

初始大眾不這麼想，現在可以開腦洞，大國早有雅量，放這批人不會給政府添堵，反而是可利用能捏拿的群體。時間愈久事愈清楚。

就在報紙一邊倒的時候，他們中就已有人站隊出來親共，看到變化前景；一旦局勢穩定，反共變親共，因有組織被上級認可，這少數人便可影響多數人，把報紙往親共這一邊倒。

事實證明確是如此。報人難幸免，如同新西蘭陳君苦苦掙扎，恐嚇威脅，沒有廣告來源，要堅持為自由民主發聲，只有關閉，而當年反共一邊倒的報紙又實實在在地倒回一邊，再無從前民主自由的高聲吶喊。

這少數人前後矛盾，要說屬“騙子”也不冤屈。他們比“騙子”更有心機，所求更多。誰知他們還有多少入澳初衷，等機會到來，是否反戈一擊再站出來又是一條好漢，讓歷史去評判他們吧。

“居留歲月”分早期的“爭取居留”和之後“安居樂業”的生活。與早期對政治民主訴求的活躍行動不同，其後的“四十千”幾乎成為“沉默的大多數”的集體名詞。他們不再碰敏感的話題，關注家庭生活生意發展，有機會往來兩地親情訪問或商機貿易交流。然而，他們的民主自由共識、文明共同價值觀、是非對錯早已植根於心。若有需要，他們還是支持民主自由社會的基本力量。那些熱衷於使館聚會、聽從海外上級組織的協會主席，不再是“四十千”代表。

比較他們的過去上山下山和現在留學澳洲，“四十千”的出國留學是主動、理性和個體行為，而知青“上山下鄉”是激情、衝動、被蒙騙和被鼓勵的集體操作。

作為整體的“上山下鄉”應該被否定，四十千出國留學爭取居留行為，本身就是對那個歲月的用腳行動作出否定，而他們從知青歲月得到的鍛練，自成生活閱歷財富，激發他們求知向上的進取和彌補過去歲月蹉跎的遺憾，有助於他們有能力有方法有效果地爭取居留鬥爭。

在大災難時期，時代的塵就是個人的山。上山下鄉是大山，個人連塵都不是。出現立志人物領袖，也是僥幸，體制問題，應以集體名詞來算得失，絕大多數人失去教育成長的青春芳華，一代人白活，難有作為。不能因為有某些人的成就，而肯定這個“上山下鄉”殘害一代年輕人的惡劣後果，幾乎毀民族文化於一旦。“四十千”所以值得贊揚，因為他們由此獲得“第二次生命”。他們所失有所得，更有所期待幸福安康、老來無所憂的夕陽生活。

出國留學終有居留，讓他們獲得新生，若不全比同齡人財富幸運，也比他們少憂少慮，心安平靜。他們走出自己的路，值得驕傲自豪。不為自己也應為下一代脫離“血海”（徐志摩語）過上平安日子安息瞑目。

“四十千”在澳洲遼闊的大地隨老弱病殘而慢慢離去，“他們看見高大的桉樹上掛著我們枯死的青春”（陳樂陵長詩《闖蕩澳洲》），而他們“絕不腐爛的信心”，作為追求世界文明共同價值而最早走出國門一批新時代移民，其自由思想和矢志拼博的精神未亡，隨時啟發後來者跟上而永續存在。

當我們老了，唱著《闖蕩澳洲》這首歌，無時不感受“青春歡暢的時辰”。永遠的“四十千”。

（2023年聖誕平安夜，2024年1月3日改定。）